

中學組佳作獎姜明兒（風雨之後，必有彩虹）

怒吼的天空下，有個鄉鎮異常寧靜，九點過後就沒半點聲響的下營仍一如往常的早睡。

半夢半醒間，緊湊的腳步聲撐開了我的眼皮，著急的呼喊聲將我從床上拉起。凌晨兩點鐘，滂沱大雨澆熄了微弱的月光，而那台全家省吃儉用、滿載希望的休旅車也身陷其中，當媽媽看見寄託夢想的愛車在水中央動彈不得兒差點暈倒後，我們只能在黑暗中點蠟燭，再隱爍的颱風夜找遺留的希望，隨著大雨降下的速度，我們也開始加快步伐，高齡的奶奶不斷哀嚎，急著衝到樓下的我，在滿溢著水的樓梯階梯，看見扶著奶奶的高個兒爸爸已不見膝，才警覺這可怕的噩夢有多麼徹底的侵蝕著我們的每一滴心血。由爸爸到三合院接過來的姨婆看著窗外幾乎滅頂的家，嘴裡念念有詞的說著：「活到快一百歲了，也從未看過下營淹水……」雙手祈求的動作也從未停止。

爸媽穿著雨衣將原本停在三合院空地的車，推至地勢較高的自家屋簷下，待他們進屋，才聽見村長緊張的廣播，要村民起床移車，但一切都來不及了，此時已四點多，整個下營已成了水城。一陣陣緊張喧嘩聲此起彼落的在村落演奏著命運交響曲，看著大人的匆忙，小孩也似懂非懂的沉默……人聲逐漸消失，與的怒氣也緩和了許多，淅瀝淅瀝的雨聲在我心裡化作滴答滴答的倒數，不斷祈求這可怕的噩夢快點結束，好不容易盼到了清晨微微的光，衝到陽台的我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映入眼前的竟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滅頂的三合院只剩煙囪掙扎著，電線桿成了唯一的指標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就這麼注視著，沒聽見人的哭喊聲，黑暗中小狗淒哀的叫聲也被這場大風大浪抹煞，直到看見了救生艇才有了轉身離開的力量。

心力憔悴的折騰了一夜，大家的肚子也開始抗議，但停留在樓梯第四階上的水，不僅沒有退，甚至比昨夜全家接力搶救一樓物品時，還要高水位，於是我和媽媽將二樓的泡麵捏成碎塊，先拿給年長的奶奶、姨婆吃，但她們都沒有心情嚥下，只是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，若有所思。

在這之間，叔叔和爸爸多次設法至隔壁叔公三合院的家，希望能接他到家中二樓避難，但年邁的他卻堅持不離開他花大半輩子打拼的家，哪怕爲了求生，腳下堆疊的層層桌椅已疊的不能再高，含著淚的眼仍篤定的誓死也不離開，無法久留的叔叔、爸爸，在幾次的無功而返後，也將那份心力化作支持他的堅定，爸爸說：「那片土地不僅盛滿了這一代的童年回憶，也富含了上一代的血淚，也難怪年近百歲的叔公不願離開那踩了一輩子的土地。」在我心裡，也爲仍立於水中屋簷下的叔公感到驕傲。

正當我們卸下疲憊，準備先到二樓房間休息時，發現斜行的雨造成房屋漏水，而床墊和地毯無一倖免……隨後，我們都被車子的警報器震的衝出滿是水盆的房間，窗台外，我們看見媽媽的車被漂流物包圍，仔細一看，才發現那是一捆捆不知從何而來的木頭，隨著水流不停撞擊著那曾經滿載家人的希望，爸爸再次穿著雨衣，設法將木頭移開，因為水位高於我和媽媽的身高，所以只能靠一己之力的爸爸有些吃力的抵抗著風雨的無情，好不容易看著木頭隨水流漂走，警報器也停止聲響，不料，爸爸一上樓，警報器又嗡嗡作響，又是一堆堆繁重的漂流物，那緊促的鈴響，聽在媽媽耳裡，應是一陣陣的心痛吧！我抱著家中的小狗與不發一語的媽媽相依畏，警鈴停止後，外面的世界持續無聲的威脅著我們。

直到近中午，才看見窗外有人高舉雙手，在後院久未通行的小徑呼喊我們的名字，那是前些日子常到家中的大哥哥，自從他到外地工作就鮮少見到他了！當她全身都還在滴水的站在我們面前時，我覺得他已不是那個昔日玩伴，而是在一夕之間成熟的大人，他提著鄉公所在鬧區發送的豆菜麵，大聲的向長輩問好，接著摸摸我們的頭，說我們一定累壞了吧！爸媽先盛了碗麵給我，然後大伙兒都專注的聽著大哥哥住鬧區徒步走到郊區的家，途中慘況，奶奶一面流淚，一面說著水火無情，我們也只能靜靜咀嚼，嚐那其中的辛澀。原本計畫一起回家過節的哥哥姐姐都被水趕回，外宿的姐姐也被困在屋內，無法進出，外公外婆和在台北上班的哥哥不斷打電話問水位退了沒，因為他們都已備妥食物等待出發，無奈整個鄉鎮滿是水，車子根本進不來。

天快黑了，水位沒有退，也仍然沒有救援，緊張的我們打給附近伯父，只聽見隔著一條街的伯父的鐵皮屋內大喊：說鬧區的水已退的差不多了，國軍們和村長在街上開著坦克車發送食物，但因為家附近水位仍和總是全班最矮的我一樣高，坦克車也進不來，所以只能依附在爸爸身後才不致被沖走的媽媽，又再一次的穿著雨衣，和爸爸不斷用手撥開水的走出巷子，他們就像在游泳，差別只在於他們逼自己的腳步站穩，直到我看不見背影也天黑了，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，我焦慮的望著外面的一片漆黑，直到聽見爸爸在水中回應我的呼喊，那一刻，心中大石落下，眼淚也跟著傾瀉而下，爸媽用冰冷的手握緊我，先將食物拿給三樓的叔叔家，還有守在窗邊的奶奶和嬸婆，接著和爸媽在漏水較不嚴重的書房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著外面暴利、一包一百元的熱湯，聽他們說涉水的過程中，划水的手常抓到各種魚，還撿到一個大置物櫃。這一夜，在書房打地鋪的我們不敢熟睡，我害怕惡夢在次重頭演練，但這個夜能強烈的感受到身旁爸媽的體溫，還有那抱緊我的心。

習慣六點鐘起床的生理時鐘叫醒了我們，水還是沒完全退，但已明顯的少了不少，直到中午，聽見外公外婆送來午餐的聲音，我們也開始著手整理滿是泥砂的家，帶狗散步的路看見街道滿是魚、蝦、瓦斯桶等雜物，少了昨夜的澎湃卻也多

了份悲涼。出門前，發現不齊全的拖鞋，有幾雙隨著過去流走，但那些漂走的東西卻也讓我更珍惜還在身邊的愛。

颱風雖然無情的沖毀一到到磚瓦築成的牆，但沖不走相繫的心也吹不倒人類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，作家小野曾說：「歷史從不會被大雨沖走，未來總在一場大雨之後！」

我忘不了那片覆蓋田地和屋舍的海，那是大自然塑造的景象，在此之前，人們也用盡心機的與大自然爭地，爲了享受和利益，在原本生機蓬勃的山林上違章建築，人類強行扒下大自然的綠衣，受不了凍寒的生態也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而這些後果，是無論無聲或有聲，踏在這片土地的所有人得共同承受的！我總認爲那片看不見盡頭的汪洋，掩蓋了阡陌街道，是在警惕人們隔閡的心，要人類學會平等看待，大自然反撲的力量是人類替它累積的，當它怒吼，是要我們學會尊重。五十年前，八七水災同樣沖散了無數個家和壁壘；五十年後，人們必須在這個難忘的父親節學會避免下個五十年後的災難，撫平大地的傷。